

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

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卷二十九

藝文三

頌

嘉興鹽運分司紀惠頌

元柳貫

漢置郡國均輸鹽鐵官鹽官天下凡二十八郡而在大江以南者會稽郡沿海鹽會稽地聯東西部封域廣矣海鹽以地產得名庸詎止嘉興一州境哉負海之利煮水爲鹽齊蓋征之以爲富國強兵之術漢均輸法猶曰推夫人用之數官司受之而以平價出之敢私鬻者欽

左趾沒入其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抑兼并而防淫佚也當時所舉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鹽鐵均輸議者重以安邊足用之本難之遂卒不罷唐置巡院峻權增估民已甚病至宋給官本請鈔受鹽則厲禁加密而公私交瘁無遺策矣漢之鹽官其制莫詳若會稽所部縱廣數千里海濱斥鹵之地地盡鹽也而以一官領之大數百升而釜十釜而鍾禺筴之而爲藉錢人無以避其數也今給本請鹽之法尚仍宋舊而統之以轉運鹽使司置使員二同知副使判官員四重其官故常選

用能臣然佩以二品銀章出入乘三乘傳其所部之總管府州若縣承命不敢少後官以轉運名則夫開闔利柄隨時變通諸使判官固得專而制之非如他有司受成法於上按而行之猶衡石之不可以輕重低昂之也國制二使總凡司事同知副使判官歲出分司准校其鬻鹽之次第而上下其賞罰冒禁而私鬻者卽議寘於法任專責重則雖同知副使判官職有等差固視二使而與之侔焉其選宜不輕矣嘉興大郡卽內列置五場場歲有課有官吏以奉其成畫有倉庾以時其出納自

比年旱乾潦溢之不常凶荒札瘥之繼起亭民疲於刮
鬻逋課未償新額日積官吏胥爲詬戾若束涇然急則
促數耗矣元統改元之明年轉運副使潁水李侯實分
莅其郡於是侯在官踰二年稔於聽聞灼知其弊至則
進其長貳曹吏而誠之曰鬻鹽有火服給本有戶帳私
鬻必出於場亭私鬻必受之卒伍法所當禁吾不貸之
以情法所當予吾不私諸其屬利所當舉弊所當革爾
明告吾吾豈敢不悉力自吾身以及吾之屬吏知以簡
御煩以廉率貪而已凡著令之所具吾與若曹共守之

一或不恭吾不以絲毫貫汝也唱名給本隨至隨與無
晷刻之淹無銖兩之損也按行團竈單馬鞢童糗糲所
資取諸裝囊勸其勤而懲其怠不啻父兄之督其子弟
教戒之出威於笞箠有犯私鬻就逮而來則爲之疚心
疾首推見至隱傳之輕典開其自新使不陷於酷吏之
深文不入於上罪之桎梏雖被重錮人自以爲不冤倉
庾受納辨其澤色爲之平概取足釜鍾無贏合龠贏孺
癯叟以次進輸莫敢先後手執算籌鈎校登耗飯蔬飲
水若固有之無賓客之迎將無庖傳之讌娛去之日如

始至焉蓋亭戶鹵丁躬受涵煦之恩感戢不忘義也而
若齊民獲安力作以無墮突之虞以免織羅之害如春
風時雨之及物而物不之知則仁不勝用矣今侯以治
辦還司而民之飲惠沐德者咸願侯之績刊列之貞石
示後至楷法乃相顧言曰吾儕小人躬稼而食無盡藉
於鹽官而終歲勤動積其布縷粟粒之贏曾不足以當
捕吏一飲酬之資自吾李侯之至而始得率作興事以
遂有生之樂孰能詩乎其往請辭以永無窮之思予方
悲世鑒之不明慨民晷之滋甚而於是舉獨喜夫人心

天理之不可以終泯者如此則爲敘而繫之侯名某字正卿由中書掾入官宰滿城守泗上皆有惠政在民民爲樹碑以頌遺愛有爲有守今將陟明於朝宣其智略紓民隱憂薄海東南於胥望之鹽筴固其一事焉耳侯之四子皆學爲儒仲子國子進士第三子舉至治丁卯進士第一詩書之教藹然一門侯之所存茲可見矣頌爲郡民舉惠而作非其屬之私焉先之以辦課之實亦推本而言之者也頌曰鹽實地產厥味惟鹹海王之國利盡東南齊正其筴積之成富漢鹽鐵官視爲寶路均

輸使屬賦及邱民籠利而行兼并相因唐置鹽院宋始
定課權其重輕以滋食貨經費之出有國之常權法旣
密民用疾傷聖元龍興制則因舊轉運名司官以選授
籍戶給本課無羨贏請鈔以估予鹽以平徒法不行人
執其柄校厥盈虧戒不恭命曰是嘉禾望於浙西臚分
五場有弗能齊歲龍在戊元統之二副使李侯持節往
蒞謂吾奉法維以視成毋愆于素毋蹙于傾官役工傭
俾時散給爾有常輸則以時入稽其耗登示之勸懲爾
無私鬻麗於大刑法令在人昭如星日吾將與汝守而

勿失國有嘉量坊民於姦吾飭庾吏毋爾面謾吾少也
賤衣麤食糲今而賦祿行有舍芟繼粟繼肉有廩有庖
敢以口腹貽爾告勞一夫逮繫株連百室侯鑒孔明罇
穴斯室邱民力生食稻與魚向非吾侯曷寧爾居昔侯
未來蹙額屢嘔侯旣戾止燕及黃耆治功成矣侯則言
旋民之戴侯列宿在躔侯重來持節按部以卒保我
綏我睂壽顯允吾侯家有詩書掄魁碩望承慶之餘懷
仁負義侯所自致牀笏如林觀厥報施官守言責世豈
嘗無無得有失是誠負予侯德之純如金如錫矢詩揚

之垂後楷式

記

杭州場壁記

唐沈亞之

國家始以輸邊事塞不足爲用遂鹽鐵權酤爲助使吏分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爲巡院鹽場之署以差高下之等顧杭州雖一場耳然而南派巨流走閩禺甌越之賓貨而魚鹽大賈所來交會每歲官入三十六萬計近歲淮河之間頗聞費自是汲利之官益重矣前年京兆韋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秩謝當歸是時

尚書職方郎崔稜爲楊子畱後始聞其所行遂邀署之
旣到滿歲利權大登吏無敢怠與其縣主簿加勤也或
謂亞之學史詞無苟故用是記焉

鮑郎場政績記

宋常棠

鮑郎催煎場舊共澈浦政事裕如也蓋自分創以來局
冷如冰廩稍不足以供事育庚子歲大歉亭民相鬻肉
自救九竈不煙倖活無幾宿姦陸梁倒持蓮勺撞塘傲
睨來者當署涉筆噤不敢問催煎之職至是難爲矣東
陽厲君夢龍到官庭空阜走案卷塵蕪野廢盤舍離火

燭炮上司朱黜紛來自立不容頃於是喟然曰旱魃肆虐饑僅荐臻則鹽不可催銜勒寬縱期會玩愒則鹽不可催賂門乘機積弊未去則鹽不可催倚海築場刮壤聚土暴曦釣鹹漏竅瀝滴三日而功成驟雨至則前功又廢催鹽之職重難如此廼清苦檢飭奉公竭廉戴月披星鋤獮豸蠹盡心力而爲之復鹽竈一所復鹽丁四十餘復鹽額一萬六千七十八石有奇一年而鹽場之課額羨所謂才全而能鉅者也田疇多俾耕且耨戶百有餘家饑者得君之食創亭中路掘土甃砌草場一十

二井渴者得君之漿官浦不通六十餘年參度高低疏
浚七百餘丈累灰者得君之水僦居者得君之地省臺
剡薦獎諭疊至將以上幕奏辟不曰有功於鹽場乎哉
清祐五年七月澈人歌舞相告謂厲君歸矣政成不記
何以詔諸久遂書以記

鮑郎場題名記

宋常令孫

鹽場初攝鎮務嘉定庚辰言路上疏謂窘於兼二之冗
詔典銓注顓官毋與鎮稅事癸未又詔今後鎮官免以
鹽場繫銜舊解有秀野堂司場若溪朱俯立姑蘇周應

旂重修常棠作記云堂外青樹翠蔓淒神寒骨堂中設米老詭畫蔡邕焦琴苔陰上砌花影拂簾其時鹽官多用士人故風流乃爾俯亦中興勳相勝非曾孫也

錢清場廳壁記

宋劉宰

錢清鎮去紹興府四十五里而近有江曰浦陽蓋自婺之浦江發源浦江舊名浦陽也唐志載越州有府一曰浦陽乃府兵之府城基猶在有橋曰隱兵而錢清之名則不知所始相傳以爲錢武肅王誅董昌於浮梁因以得名然近嘗發土得靈助廟捨路記乃會昌中碑已言

錢清則名已久矣昌傳言執昌至西江五代吳越世家
又言西小江豈正謂此江耶或言後漢父老持百錢送
太守劉寵寵各取一大錢以此表其清云熙寧間部使
者盧秉論鹽課云越之錢清場江水清淡以六分爲額
不言三江曹娥兩場老吏云崇寧改鹽法始以錢清分
爲三場場基堆阜四環乃舊教閱之所今猶目爲教場
亭民本九十餘戶戶每月出鹽一席豪民旣侵奪其地
邑胥又多方漁獵之復有私販通住之擾僅餘三十八
戶而額不減使之均出是以重困四五十年來未嘗及

額而逋負愈積矣從弟鏞孤苦力學久處上庠幸取世科頃尉東陽頗著能聲轉而爲此不敢不謹撫存亭民旣爲剔蠹疏源又間爲之代稅輸三十八戶欣然如更生而課亦隨羨隨增九分有奇廨宇建於崇寧元年適百年矣雖頽敝之甚高宗幸四明路嘗駐蹕其中鏞爲一新之倉使得十萬錢而爲屋三十餘楹宏敞雅潔什器俱備使亭民之解事者司錢物之出入官吏皆不與居民仰歎以爲前未有也又嘗爲府中修山陰兩鄉海上石隄八百丈土塘千三百餘丈添創兩埭造南岸大

石橋以便往來亦可謂勤矣去替止三月以書求壁記
將書前任名氏歲月之詳因爲取其大概并記之庶後
來者有考云

催煎廳題名記

宋談 鏞

漢會稽郡海鹽故武原有鹽官唐代宗時權鹽杭有場
臨平有監今之鹽官縣卽武原之舊鹽官買納鹽場卽
臨平監之舊而蜀山諸場卽杭場之舊也蜀山名見隋
志在縣西南二十七里瀕海斥鹵催煎官寓治焉又西
南十餘里有巖門山亭巖相接總曰巖門蜀山鹽場紹

興初海岸傾圯乃移治於邑南百餘步兼下管催煎瀆
熙中又兼上管今所統之場四俗稱西四場者是也鎬
叨第赴調授任於此及聞鄉先達言父祖爲是官時事
簡課辦自初宦至秩滿率用賞極選階私竊慰幸謂賞
非所覲得優暇習故書足矣暨至視事按籍則職務叢
委課或虧負文移呵問時時有之與所聞弗稱豈時與
事異耶抑因仍以至是也載念古昔廳有壁記所以識
名氏爲勸戒聲叟營道刺史之作最爲直筆今邑官諸
廳悉有之此獨虛闕嘗有意焉承乏之三月竭慮補罅

事稍就緒會邑甚旱使者以朝命差稽察賑濟督課之外賦廩勸分爲日不給旣又被鹽使檄監仁和納場又易押黃姚帑兼本司主管文字今年二月始力請得還以溢額犒格得錢三萬又得石於邑長因詢訪前政得龍渡以來十八人命工鐫刻疑者闕之若其人之如何鏐素戢無能測識稽諸旣驗則已有持節衣繡者把麾凝香者乘二車而五子蟬聯桂籍者階陞朝列而後嗣登瀛握蘭今爲本道憲使者其間蹭蹬不偶者亦不少去此未遠而未躋膺仕者亦有焉雖福善之應間有未

盡而天定之際或不可知使繼此者觀之庶幾有考且得以屢書貽後云

買納廳題名記

宋王 堦

廳有記所以記居官者姓氏去來之月日也其人賢固將因姓氏月日而得之其不賢亦將因而得之是則廳之有記非徒姓氏月日之謂勸戒之道實與焉是烏可已鹽官有監肇自太平興國所以總納諸場之鹽課如上管下管蜀山巖門南路袁花黃灣新興皆隸於此其廳治在縣南一里許考之圖經舊曰臨平監而後改今

名總催煎場十而今止存八至其所以更廢之故則闕焉不書歲合八場之額以石記者凡十三萬九千有奇在臨安四場中爲最大宜其體存事備乃問之廳記則闕如也豈歲月之久其間或有所湮廢耶抑亦事務叢委不暇顧也余竊念之因求諸故實則紹興以前已無得而考紹興以後名氏僅存而大略亦可睹矣則其爲不暇顧與或有所湮廢也固宜有如比年海鹽之郭公琴金華之唐公仲義皆自是更秩人多稱之而亦於是不及豈其不屑也或曰不然彼二公者近不及半歲遠

纔越歲餘或承前人廢弛之後或當好事紛更之始補苴罅漏因事制宜如錢弊於混淆則爲之名分件別而使籍有所考如鹽患於耗折則爲之拖欠還剩而使責有所歸上下始安詞訴乃息鹽場至於今不廢繫誰之力也且子三年於此不有彼之勞安有子之逸不有彼之始安有子之終然則非彼責而實子之責也余曰然於是以其得諸故籍者紹興以來凡十有六人悉刊諸石使來者有考云

南路鹽場題名記

宋陳桂

官所居有題名所以紀去來之年月使後人有考也催
煎卑職越在海濱不與邑官等去來若不足計然此場
課額以石計者歲六萬五千有奇較他場差重彼皆有
壁記而此獨闕至創始更革之因亦無所質訂豈舊皆
武臣充此不以是事爲急耶抑廢弊久因仍不暇及也
今撥隸帥府場事一新又更端之大者是烏可無記因
詢前政嘉定前姓氏湮沒已茫無可據自壬午改用文
臣得吳文林而下數任請刻之石間以示後其攝職者
去來非一莫記月日姑隨所傳繫於正任之下庶并有

考云

南路鹽倉記

宋應條

淳祐五年六月監鹽官縣南路等監場陳君桂觸熱來訪以新作鹽倉成求爲之記君之季父著作佐郎內小學教授實癸未同年進士甲申語予曰是子也才善爲官廉而勤能幹以治幸不愛於文爲是子表厥役余敢不敬諾監鹽君之言曰南路距鹽官東六十里所袁花黃灣新興三子場隸焉嘉定中潮齧新興一場鹽課已失四分之一而他場多秀民取科第馳騫乎功名之途

者躋相躡於驚煎乎何有重以嘉熙饑疫頻仍亭民孳
且死生者皆鳥獸散場官莫克自振懷檄來攝空率便
文自營而鹽場遂敗壞不可爲桂始至僅領一印首葺
廨舍以庇身蒐文書於故吏家得其副呼亭民父老來
前與之約使歸業躬自課督咸知奮勉歲額視舊復其
半會天朝以仁和鹽官二邑所有場割隸畿閫閫帥戶
部尚書趙公檄諸場官至府下知其不事事皆揖退之
桂也蒙獨畱蓋以殫志竭力頗爲趙公所知也於是條
十事以上趙公采聽皆次第施行而倉事起矣先是倉

在邑中距場遠場丁疲於轉輸司庾吏誅求百端不勝困始議就場爲倉衆聞皆喜旣卜基有不便已者沮其成止移就北柵值天寒河凍舟膠陸行率十餘千人致一石衆愈困合辭請自裒錢浚河築倉得就場便具以白趙公公奮筆判從行且戒毋得裒錢凡費其悉從官給桂奉命惟謹浚河自保安橋達秋門涇亘二十里日役千夫踰旬而畢水道與浙河西諸郡通因改閘復浚港三里許至浦口以迎客舟之自海來者於是河海水程脈絡灌輸無壅矣就所卜基乃繕乃營鳩工攄材子

直如私家廳事中峙前爲門門左右及東西二廡爲廩
六灰壁石甃旣備皆堅緻密牢可支久又以餘力於西
屋爲備廩臨流創亭三所以便登舟是役也竟於四年
之春倉費四萬有奇河費一萬九千楮有奇始給之數
贏於此悉以還之帥閩亭民樂於趨役歲計益羨六廩
皆充物續至者以容則寄畱傍近小民家及僧廬獄
祠中歲終而會羨二分趙公給正鹽錢二萬緡以庚之
衆願以荒錢置屋增倉受餘鹽趙公復從其請乃鑿垣
闢基後爲屋十三間爲廩五今年春三月告成於是茲

場總十有一厥害除而利興公私皆便矣又爲車筒以度舟楫商旅湊集南路市稍還舊觀河旣通民田資以灌溉亦連得善歲蓋不止場民賴其利而已余聞之語之曰古所謂能令所居官大非子也耶凡居官者皆能振厥職如子則宇宙之間何事不可爲君退然不敢當曰桂也曷敢自以爲功厥惟曰大君尚書之賜也倉議未成非趙公炳然有特見其不沮於異議者希矣余敬趙公之能知君而喜君之爲趙公所知於是乎書君永嘉人少有異才試童子成名連貢於鄉登進士第初筮

已著奇績其身居清立甚似其季父云

浙西鹽倉記

元張之翰

松江枕江負海厥土廣鴻牢盆之贏實百他郡後陞爲
府仍司浙西鹽鹺并浙東錢清西興及江北六場隸焉
舊有倉歸附以來廢爲瓦礫昭信校尉浙西鹽使阿散
前任松江府判官有明敏稱閱十年來莅是司至之日
首以倉爲急務乃率僚吏卽故基峙屋八十一楹旣成
求爲記予謂修廊縵迴簷角翔舞重欒傑棟屬連演迤
此倉之營造也漉沙結白熬波出素冰裂雹碎眩轉的

樂此倉之儲蓄也風帆海艘隨潮上下富商巨賈雲合
雨集此倉之發運也領斯倉者或邪溝暗港私販旁午
私日多而官日少可不思所屏息乎或倉吏綱兵姦利
相視混晶英而雜僞惡可不思所核視乎又或上虧國
用下闕民食利未興而害未除可不思所建白乎昔杜
中立爲義武節度使歲輓鹽海濱人甚苦之至今數百
人具舟以載民不勞而軍食足當時號爲飛雪將劉忠
肅責監衡州鹽倉人皆食善鹽且儲其羨以爲償弊滅
什七八父老目爲學士鹽今昭信建立若此則中立忠

肅之才再見矣夫

重建鹽課司廳記

元鄭謙

場創於宋之咸平昔分鳴鶴東西石堰鼎居鄞越之交
元貞改元合三而一之陞鹽司秩七品設今丞管勾主
其職額一萬有奇廣袤數十里距定川至慈邑接餘姚
地大課豐雄於浙左作鹽之利爲東南邦賦之最波熬
沙漉其化若神而設官分職以司征貢故休其啟處不
容緩也使官署不飾上弗克以莊其敬下弗克以致其
嚴非臨莅之道昔有廳事建於隱山之隅歲月彌深隕

毀略盡旣捐之爲浮屠氏之居俛就驛館以視事偷安
苟且有日矣泰定二年秋文殊公來長是官公世胃清
華才良識敏下車之始奮然爲興築計僚佐不謀而同
俟歲課之登審丁夫之隙營度資用絲粟不以厲民因
隱山之遺址厥土燥剛厥位面陽以是歲仲冬肇役益
夫鬻戶螳來蝟集樂爲之用兩月而功告成堂宇靚深
廊序明潔門廡庖湑皆有堊漆丹牖悉舉以法負山而
湖氣象邃嚴規模宏遠明年正月元日宴僚佐於堂上
賓從咸集衆舉觴而賀曰昔公之來荒址枳棘經之營

之翬飛跂翼公莅之初課殿虧額會之計之倉有餘積
海瀕遐僻習嚚珥筆戒之董之風移俗易蹟其明效益
信公之善於治政而敏於成功也因扁其堂曰治政堂
之後開小亭曰觀瀾以爲遊息之所若此可謂完且美
矣雖然驚海之役至難者也觸風雨犯寒暑羸形鬼質
饑渴頓踣晝夜不暫息而日有其輸董之者不敢毫髮
貸然失寬則慢過猛則殘故任其事者爲尤艱苟賦之
不修民之或病則有餘責居斯堂者上有以克修乎裕
國之賦下無以忘乎仁民之心斯不負於朝家任賢理

財之意是役之成弗紀其績何以示來者乃序其見聞之概俾商而刻焉

兩浙轉運鹽使分司記

元 袁 桷

國朝定煮海之賦倍於前代邦用是資其選官委任爲不輕兩浙設總司於杭東西屬郡率置分司以董督四明號爲東浙人民繁夥饑饉荐罹逋負益廣急之則疲恭愁嘆黧色立見於耄稚故受其任者爲至難桷官翰林時預議中書堂嘗白丞相乞減歲額丞相領其議於時大臣咸然其說卒以戶部籍不能易是後憂國者迄

減其直繼今善謀邦計之士亦將以有待也泰定元年東分司燬三年張侯伯威莅是邦以官楮若干委於郡郡守郭侯曰茲役不可緩必擇善於營繕者是屬曰尹旣君申之縣庠之興尹能紹之曰尉周君一夔尉解久湮尉能起之茲其以是屬僉謀曰取於山里胥是刪鬻於市大賈以喜得視其財市於民堅完縝密是則不負於郭侯之教矣六月鳩工九月告成廳事崇嚴夾舍拱揖門臺有敘百堵是列斧斤鑿鼓不徹於垣周君則曰尉雖不才囹圄之設非我職矧轉運府設是則益以病

盡去諸復以楮之餘者歸於司官常患不得其人急奉
於公怨讟滋興況復因之以竊其利周君則不然人皆
曰作之登之周君是承去其撓筭民完以熙若是則任
其職者絕叫囂息追逮其賦寧有不登於天府昔之使
者遺愛揭於堅珉矣後之來者登斯堂也藹然仁政將
屢書不絕桷老矣尚當見之

運司副使東潁李公去思碑記

元陳旅

松江鬻海之民以轉運副使李侯之旣去也屬其高年
言於子曰兩浙鹽賦以引計凡四十八萬而松江賦十

萬有奇連歲亢暘淫雨沴菑相乘吾等困悴甚矣至順
二年春東潁李公實來首分司松江周視亭場知民困
悴狀愀然軫憂日夜籌便宜諭民之富者出財貧者備
力使相資以卽功教戒撫綏仁意懇至吾等得不流亡
而能歲集大計者侯之德也先是朝廷命浙西行義田
助役法使諸有田之家各出田共推信義者掌之以充
里正而歲更焉竈戶無與也時任事者闇悖輒以贍鹽
地與民田概抽以充役役又不得更休坐是敗產者衆
侯至嘆曰竈戶自有其役世皇有定制矣況助役之文

初未嘗及竈戶旣強役之又使之不得更休胡荼毒斯民至是哉牘上行省反覆辨析至於再四雖抑遏勿伸其後亭民往往得釋是役侯實開之也未幾有妄以沿海塗蕩餘利獻於官者貴近得賜所獻遣使趣徵威令嚴峻行省檄侯稽覈所有而與之侯以爲不可曰浙右諸場工本較之浙東每引減楮泉五緡者以有塗蕩供蒞薪也繇亭戶稍耕種之遂收其稅旣而又加重焉今權貴又欲盡括羨餘民何以堪吾不能稽覈民田奪其利以與人持之滋久具前後文移利害白於行省同列

爲之寒心。何強臣族誅竟罷徵。每季工本之給於諸場也。則先與之期。日旣集其人。卽呼姓名面給之。無釐毫不及。給已遂行。單馬鞫童又適他場。雖昏夜弗止。吏胥不暇爲姦。民有犯私鹽者。卽哀矜決遣之。有所牽引。悉不問。至若鹽之出入於倉也。禁權衡高下之弊。舟運折耗。豫爲之防。人不麗罰。商賈無滯畱之戚。凡異時之需擾於吾民者。皆聞風斂跡。牢盆之外一無所費。蓋侯之分司也。夙起晏休。躬治文書。決庶務。盛夏亦端居終日。不少懈。故人人得沐其惠。或一事乖方。一民失所。則

痛心疾首若已致之侯德之在我人也若此今茲代去
吾等能忘之乎願執事文吾言將載諸石以昭示於無
窮予曰李侯其深明治體者哉民者邦之本也鹽筴者
國用之所資也務悅民而妨國計者其跡迂知富國而
不恤民隱者其心刻不刻不迂非深於治體者能之乎
侯名守中字正卿廉明剛果而用之以恕故踐敷中外
聲實流聞所在人多懷之四子六孫俱力學仲子藻國
子上舍釋褐今館陶令次仲曰黼進士第一人今河南
省檢校官天之降祥於作善者蓋可見矣頌曰允矣李

侯惟邦之貞秉心忠良惠政以興繁昔管氏謹正鹽筴
初未病民亦以裕國是後鹽人靡岷之虞鑽刻苛磽塊
於夷吾松江之斥厥賦艱大李侯戾止念我劬瘵海氣
載颺侯馬在場周旋往來率作勤功我饑孰號侯則食
之我寒孰告侯則衣之羣心翕孚敲扑不施歲課亟登
侯豈民私豈弟君子爲我父母曷遄其歸顧不我有中
場有苗侯馬弗畱爰勒貞珉以永侯休

運司同知睢陽趙公德政碑記

元陳旅

昔至元鹽筴之權於兩浙也以引計凡四萬耳後寢溢

至四十八萬而松江之額十萬有奇民其得無瘵乎仍改至元之三年同知都轉運鹽使司事睢陽趙公分司松江念民瘵滋劇而邦賦又不可不趣成也乃輯綏其民而告之曰若惟力牢益餘爲若苦者吾盡除去之於是先律已以飭厲其屬飲食之資亦出裝橐無或敢取毫髮於民民感公德惠未嘗撓笞一人無不勤於服役雖不數下場嘗若躬履其地而戒督之以陸運之重困民也則白省府因歲饑浚河使民得錢以爲食官得河以浮運以寵戶之有富貧也則先諭富者出財貧者情

力財力相資用集大課以天時之有雨暘也屢雨虧鹽則裕其程期使其得悉力晴晝而終庚之以工本錢之有不及於民也則呼姓名而人給之民持錢去乃上馬從一童還官舍以鹽倉出納之有不均也則定其席囊之所受者商旅不復有折閱之歎以姦貪之兼戶以益已也則稽其籍使各仍其初以出賦以私鹽之易及於無辜也則必求其冤而釋之其非冤者則立決遣之不使有異時攀引之擾以亭田之科糧以振糶於他郡也則爲言於省得畱粟以活亭民之饑者萬四千一百七

十二口此皆其德政表表者民感之不忘於其分司之
既去也屬寓士陳椿來徵予文紀之予謂管夷吾開鹽
筴之端而其言曰謹正鹽筴則猶恐肆毒於民也目食
鹽之民爲大男大女吾子則猶有子民之心也士大夫
羞稱管晏至於覽民瘼曾未嘗動其心者亦豈少哉公
寬厚而不迂廉明而能恕學本乎仁義而慮周乎事物
自翰苑踐駁省臺凡所設施無非儒者之用心也尚論
其所及豈直松江乎哉甘棠美召伯之詩亦隨其所至
而著焉耳公名知章字伯常以淮西道廉訪副使遷是

官蓋重其遷云予旣紀其事又爲詩以頌之曰維睢陽
公秉質粹冲志伊學顏以德以庸帝念鴻土民困邦賦
乃紆廉車布惠迪度松江之民賦重力綿矧厄菑疹餒
寒逋遷有馬蹢躅不食場藿民間其來化感爲樂公施
民宜所苦悉怡民有衣食禺筴不墮豈弟君子是曰父
母民懷公恩公不我有我詩載陳刻於貞珉非以頌公
式勸後人

運司判官戴君章德政碑記

元陸居仁

浙東西道舊吳越境也南東幅員皆瀕海斥鹵歲課筴

鹽四十八萬至元又六年轉運卮課上以讓治吏於是
悉汰去歷選風憲之尤廉而有能聲者易之時琅邪戴
侯君章長廣東憲幕被選遷運倅至正改元莅事之明
年也分督嘉禾五場政浹民渙感而不怠期識其美以
貽諸久其髦士乃相率詣予曰向之莅吾課者胥吾膏
未充其欲臺從者動五七十人誅貨賂需酒饌上下交
征富丁罷於供饋今侯之莅也杜賓客謹昏鑪從惟一
童必戒無違左右人皆服其廉向之給公費也主給者
掊克於上富强者包領於下細丁罔有濡潤今侯之給

也戶無大小必人人集而唱以予有力者不得代冒兼
領人皆懷其惠柘湖鹽倉在橫浦亭松江之華亭界也
去秀之泰山二十里而遠運鹽所必由之道渠陋而淺
遇查運舟盤陸挽需人牛之力費輒萬緡隆寒盛暑罹
其勞而嬰疾者往往而是又地無淡泉汲必出二十里
外荷而售於場者擔酬直五百文其病民視他境爲甚
侯憫之檄松江疏焉橫浦丞饒君可壽嚴於守而優於
才克輔侯志命督其役松江守若令皆循吏服侯政奉
令恐後民亦知以逸勞我耳再閱月而無倦色知以利

費我貲十有五萬緡餘無吝色渠成而廣爲丈者三深二分廣之一豈徒運鹽之費爲省哉舟楫之通水泉之汲民皆賴其利卒有嘗誅求於民而憾弗已誣以拒捕私販者官軍有受賕屬卒而脫其私販以陷無辜者侯皆直之坐誣卒黜軍官無賴用戢人皆畏其威五場課總九萬九千有奇常歲率越限而額不充今侯之督也旣前期贏額又補夙昔之虧者二萬二千五百增今之羨人皆服其能莅政甫及歲而善之不可勝紀者若此況久之乎吾懼其長於才而遷之不常也於是博採輿

言來告幸紀其績俾勒石爲甘棠庶後之賴侯以利其
生者視績而不忘代侯而違其則者鑒其績而知戒是
故有請耳余聞而嘆曰美哉戴侯之政也成民利而除
民害古之良吏務此而已劉晏以轉運爲已任凡所經
歷必究利病民到於今稱之今復見於戴侯是可書也
銘曰維此吳越海環幅員鹽筴之利有國資焉彼哉聚
斂錙銖是競剝瘠漑腴遑恤民命昔我老穉困於牢盆
百勞罷形一襦不完自侯之來父子熙熙飢者以食寒
者以衣昔我境壤斥鹵之郊水鹹而濁土瘠而磽自侯

之來灌漑有渠濁流既清舟楫紛拏昔我鄉閭黨惡肆
兇逞此疏悍虐彼困窮自侯之來妖狐屏迹發姦摘伏
獄用衰息化久乃治政久乃馴侯而恆在易嚚爲涇侯
茲允升輿情惶惶勒勳堅珉用擬甘棠

運司同知賽典赤公德政碑記

元 柯九思

至正二年秋九月余抵嘉興郡遨遊海上久之遂得從
容諸父老間頗聞賢大夫事有一父老告余曰孰有若
今鹽運司同知公之賢者哉余問同知公何如父老曰
嘉興舊榷鹽後分爲五場鹽歲額九萬餘引比年亭戶

憚之亾匿者衆額既不減而必於取足是以重困今公以分治來莅於茲疏通塞闕興理廢壞政修弊革所屬稱治吾固不能一二數以悉姑撫其善之大者以告公言鹽於國爲厚利於民爲大病急之則民怨緩之則政弛乃先具條教嚴立期約復加以寬恤勸使趨事於是民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無有敢後者且諭之曰吾權鹽充數斯足矣若求羨餘以希秩賞則吾弗忍爲也民益大喜越半年不鞭笞一人諸場鹽皆告足公持已廉潔旦坐廳事退卽闔門獨處不可干以私嘗自言曰

吾家蒙國厚恩自祖及父得叨恩典至吾四世游更顯要而蔑有報效又何敢以私計負國家衆聞公言皆感奮每歲有私鬻者匿聚海島根連黨結捕弗能止時有被執者公旣鞫問無冤狀卽以其罪狀遣之弗他及顧謂吏曰人情大抵不欲卽刑不幸罹於法吾惟按罪治之而已又何忍毫末輕重於其間也人皆以長者稱之凡公所爲專務寬簡深得政體居鹽司之職而其設施有若漢循吏民共戴之不啻父母將圖礪石求時之文人書其顛末以示後俾勿忘蓋遂記諸予聞之欣然曰

知德者在於閭巷知政者在於草野無他以其論至公也今以公之賢在爾父老咸稱誦無間言而又值余之來接於見聞可信不疑也安得靳予言哉昔公嘗爲戶部郎中其先勲夙望已爲朝廷所推重今將奏課最陞寵秩不出守列郡則入爲從官父老雖惜亦安得常常而見之乃舉誦烈以文於石寄日後無窮思殆亦宜也公賽典赤氏名脫歡察兒字彥明書吏吳允奏差木八刺沙實從公來皆以賢敏著稱余旣以父老之言紀其實又繫之以辭曰有赫王胄所於咸陽傳及父祖奕葉

重光篤生我公克繩克繼忠勲孝友宜祿以世乃司泉
幣乃貳版曹游揚前烈令聞孔昭天子曰嘻我其汝試
鹽政實繁汝往以治公來舒艱不愆於儀有法有恩有
守有爲公出覽視郡益無擾商曰予利民曰予保商旅
出塗蜂聚雲屯百用皆萃民莫不奔彼鹽如砥戶之者
誰伊民之力豈不爾綏王事禮敕溫以其儀肅以其威
弗剛弗柔政用以宜大姓之家必有規矩公其承之是
則是取詢及黃髮僉曰公賢公有格言載誦載宣勒之
貞石炳耀日星後人之式

運司堂卿李公政績碑記

元潘嘉

至政三年天子仁憫元元於兩浙運司鹽課減一十萬
惠至渥也浙課實三十有五萬其亭場三十有四其鹽
倉七其檢校所四而三十五萬之引課於此焉出條式
具著於令甲夫國用饒給則禁榷之利裕於上民不益
賦則流通之利衍於下今有司給工本出券引以資亭
戶通商賈者以有司存每選廉明才敏之資以莅之所
以統諸職而時其貢賦者也至正七年春陝西李公由
禮部郎官來踐其任灼其情僞念政事以私而垢弊綱

紀以私而轆轤或者希賞之志每在乎事先奉公之心
每在於私後如此而欲綱舉目隨得乎於是採摘公議
凡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皆罷行之吏曹罔敢
黷利而瘝厥職如亭場之民貧富不倫於工本嚴內外
之減剋而弱者俱得領其所給焉巨商以後引越次而
前行者爰摘其伏而繩之以法一是例其序而先後焉
暨上下之權衡惟一遠邇之水程有限靡不遵守矣又
如橫民之私販者則明其捕獲之功賞或挾讐而連逮
或誣訐而譴張閱實其罪善良有所恃矣其諸亭民田

土豐殖者無說寄之私歎歲貧乏者均賑貸之惠如此
官吏謹其事商賈循其法亭民決其惠宜其貢賦益饒
先期而辦不俟夫督促矣大抵處煩劇之任不淪於罷
軟不職則失於苛察相高惟公之政賦無吏迫威不刑
苛豪強褫氣柔然泰然非其才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見
量足以有容不能是也公他無嗜好恬處一室與簡冊
爲伍凡妙年肄法律者於公暇曷其講誦淵源乎儒術
於風化豈曰小補哉杭之父老諳公之實績相與立石
而有請於不敏公名廷佐字堂卿嘗游歷監察御史詞

不周德復系以詩曰潤下作鹹箕疇所傳維茲鹽筴有
開必先國用以饒流行貨泉斯民日用詎可缺焉睠茲
浙鹽釜竈海壖偉哉司存責隆任專凝霜積雪利於懋
遷巖巖李公單車莅職興利剋弊舍枉舉直韋弦適中
匪舒匪棘姦猾屏氣豪強脇息戒爾侵牟懲爾漁食桑
計劉鞭奚足爲式亭民樂趨靡憚工力巨商輻輳罔干
以私官引有序水程有期丁完工給聲聞四馳炳然寸
丹宸展簡知擢以民曹益宏其規昔所明者理財正辭
民不失望時哉達施雙桂馥馥萬竹猗猗蔚然遺蔭以

慰我思

運司判官野先脫目公政績碑記

元

俞

銳

海濱廣斥厥貢曰鹽富國利民於斯爲最國朝因之定
賦四海有差浙東西爲重都轉運司每歲分官莅各場
監督之辦厥課若運同副判者悉在所分所分之官賢
否場之利病係焉朝廷慎是官自使暨判匪歷臺省者
弗在是選蓋非徒富國將以爲民利也浙之西嘉興場
有四暨杭之海鹽西路總爲五西路之額引及萬至正
十有三年奉議大夫野先脫目公運判實督是五場當

其莅西路也下車召場之官吏亭之父老諭之曰我之莅茲場在辦國課若乃縱吏胥務筆楚肆其朘削爲鹺戶病吾弗忍也若等其體我心期於早完也哉於是衆皆樂於趨事早夜弗怠青煙雲屯白雪山積不動聲色課已充額遂相與歌曰課有常則辦有易難維昔之官匪刻則貪今我奉議旣明且廉趨事赴功戶無怨言惟奉議公匪急匪緩鞭筆弗施旣良用勸在昔有虧今則有羨曾不踰時弗擾而辦余聞公珪璋令望累任監察御史南臺丞都水監所至有廉能聲今茲判使司莅茲

場也督是重課民樂辦集特公餘事耳他日列薦於朝
峻躋清要功在國家澤洽黎民又豈可量也哉賈君文
卿馬君廷圭備道公政績之詳於余也請記諸石以勸
來者余嘉二君樂道人之善也於是乎書公字仲禮高
昌畏吾兒人氏真定其僑寓云

運司同知沙公善政碑記

元陸章

昔禹制青州之貢而鹽用始興周人以鹽人掌之而鹽
官始建下逮漢唐其法備盡我朝設都轉運以綜其務
而場隸焉職至專任至重也非德望素聞者不在茲選

至正十二年春沙侯亞中大夫同知兩浙運司事既視
篆卽分隸嘉禾五場課額蘆漚比他場爲九重侯下車
之日咨詢宿弊發摘姦宄井井有條蘆漚斥地廣拓不
軌之民罔知所畏惟事私鬻吏或並緣以甲犯禁誣及
於乙乙猶不止復誣以丙此民不畏禁而私鬻愈多侯
則申明舊章令下屬吏民苟有犯禁者卽鈇之毋聽指
引又抵舊犯而繫禁之由是編氓安業私鬻屏息歲遇
霖潦則涵薄而程限虧吏不能曉道之亭民往往被箠
楚公當晴暎也遣吏道民廩沙停涵伐薪積橧而常限

不與焉民乃相勸趨事力役以應期程大課用登若昔
之苦於霖潦病於筆楚者無有也侯廉靜簡重不務威
猛俾民無怨譴吏無巧法以逞姦故國用足而商賈通
書吏徐訪奏差阿都怯林宣勞居多侯還場吏與父老
請焉退復立石以表遺績善夫侯歷官累有最聲兩監
獻黍而六事備今其來也善政有加得大用苟推此心
以進則天下之財無不理而民無不受其惠矣遠業豈
可量哉侯名木八刺沙爰採輿言作爲聲詩曰其土廣
斥鹽筴實資有場蘆瀝課大民罷沙侯莅政不嚴而威

亭民服勞匪簠匪簋私鬻無犯吏用不欺舊惡憚改悉
爾胥靡牢盆百具兩暘如期課日以登商賈塞歧侯遽
去我我心鬱伊泰山崔崔泰水瀾瀾惟山可礪侯德弗
渝惟水可竭侯澤無涯民思弗忘紀此豐碑敢告後人
視爲蕭規

巡鹽察院題名記

明潘府

皇帝嗣位之十有二載春正月巡視兩浙監察御史卽
墨藍公文繡立石於憲臺勒其御史自正統迄今先莅
是職者諸名氏凡若干人而以記屬予且辭及閱其名

氏見其文行政事皆可師法使予悚然起敬者有指劾
權姦力陳時弊而或以言觸禍使予慨然興嘆泣然泣
下者有清風高節振揚一時或終始異致而可惜可恨
者有循默庸懦了無建明閤其名而不知爲誰者善惡
異感好惡殊情豈獨予有是心哉公是公非古今所同
然也則予烏得已於言乎予聞天下之不平自利之不
均始古者大學推廣絜矩之道以理財言蓋此意也若
今鹽法一政誠爲生財要道而兩浙所出尤當天下三
分之二邊計之虛實上供之多寡民命之休戚攸繫司

其事者或一失職弊隨法生而貽患天下有不可勝言
矣故朝廷凡命御史巡行諸道務以揚清激濁爲詞乃
於此政尤加重勅今藍公仰思國家委任之重俯念東
南民力之疲殫心激揚剷除百弊殆無遺憾者然以御
史之職肅百僚而貞百度尤宜自重率先風化乃法春
秋勸懲之意備書厥名以垂後世庶凡來嗣是職者一
顧瞻之頃咸起遷善去惡之心以期無負於是職則藍
公此舉所以端本澄源永昭無窮之鑒匪特激揚一時
而已也然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今乃書其名不

書其事而善善惡惡公道之在人心者自不可泯如此
此又春秋法外意也噫此碑苟常存則御史皆稱職而
天下自平矣

重建察院記

明趙寬

兩浙鹽課甲天下其利既溥則弊有不可勝言者於是
特命臺使奉璽書監臨之而後駟僉侵漁私販盜煮之
姦息杭郡當藩臬之下轉運之治在焉四方之商賈聚
焉故臺使寓杭爲多然所居察院歲久敝甚歲辛酉監
察御史柳城方公來按視既數月蒐羅滌除亭場肅清

胥吏無所售其姦壘斷無所用其巧令嚴而課輸鹽善而估平上下便之萬竈雲興國計益溢顧斯宇之不可復支也曰是而弗圖坐而待其顛且壓也則所損者多矣遂括轉運之羨檄有司使治之公雖巡歷外郡而方位之貧經畫之宜高下廣狹之制皆出自指授洎還則堂室庭宇巍然煥然矣廳事中外門則因其舊而修之中堂寢室後齋左右廂則皆撤而鼎新之基增築而崇宇增擴而宏地增闢而廣周垣四圍亦增繚而重之旣靜旣深市器不聞題其公會之所曰冰玉燕息之所曰

清暇規模景象廓如也方正平直固有迂阻工落成百
司庶職來會寬言於衆曰是舉也非公得已也夫有所
建立有所修舉梓匠輪輿之工徒庸之役材用之需餽
糧之饋米有不資於民者然皆所以爲民也自器用宮
室之間以至於舟輿城池杠梁市井溝洫之屬何者非
官政何者非民事顧處之有得不得爲之有時不時而
利害係焉吾嘗觀諸爲政有廢事者有生事者樂因循
憚興作簿書之僅完期會之不失獄訟之差理錢糧之
差足可以塞責矣其他百物之興廢一皆置之度外若

飄風浮雲然視公宇則曰此傳舍耳視城池則曰治平之世安用是至於大敗極壞猶將委諸後人爲之則功愈倍財愈費而民愈勞此廢事者之害也喜新好奇務能衒功作聰明而亂舊章驚小巧而妨大體或以資遊宴之娛或以充耳目之欲或以誇土物之富紛更擾攘逞己之私而民命弗之恤也況其財乎此生事者之害也公之按鹺事於是邦也守之以公廉行之以嚴正興其所當興革其所不可不革不畏難不近名不姑息以爲恕不深文以爲刻固未嘗毛舉乎細故亦未嘗網漏

乎吾舟察於幾之未萌而療於病之將至是以激揚之
政不怒而威姦僞之徒望風而息斯宇之新特一事耳
可以見公之存心不苟而動惟厥時也弼明堂之成補
袞職之闕從容柱石之間而負荷棟梁之重推是道而
已矣衆皆曰斯言也可以戒可以勸可以示遠請書諸
肅政堂壁遂書以付鹽運副使羅欽德使刻之

重建兩浙鹽法察院記

明謝丕

兩浙鹽法察院勑自宣德初在武林驛之前東逼里巷
西並傳法寺維時局於地勢規式苟簡弗稱有司每建

議欲闢而新之因仍未果嘉靖辛丑監察御史龍池唐公按節於茲憲度貞一時和民康杭州知府陳君仕賢曰是維新之會也乃與錢塘知縣張君瑞仁和知縣蕭君軾議曰察院與寺並則體弗崇門與堂迫則等弗辨內外弗洞徹故牘無所於藏則制弗備且歲久而圯闕而新之曷容已乎復與運司洪君富運同知胡君應徵僉議以請公遂以其成屬之陳君於是經畫財用諏日命工徒傳法僧於別寺合院寺舊地中建正廳五間左右房各三間廳之前爲軒後爲穿堂再後爲寢室東西

翼房各十間寢室之後復棚樓五間以藏故牘前四十步爲儀門又三十步爲外門繚以棘垣凡一百八十五丈門外二坊對峙東曰振肅兩藩西曰澄清六旬附門左右隙地各爲小廳事諸司謁候咸得攸止於是體崇等辨而制備矣經始於辛丑冬十月甲子落成於壬寅夏六月乙酉贊是謀者府同知任君俊通判桑君蓁楊君嘉慶推官余君勉學運副使沈君子明徐君敦楊君鏐董是役者知事吳仲清照磨鍾士賢縣丞周連主簿徐坤元也陳君一日走書具述龍池之意以記請予惟

御史受天子耳目之寄按節四方與在臺端不同顧表儀嚴肅之所而可因仍苟簡乎哉聖人教人存諸心而發諸政恆以廣大高明爲準否則失之隘失之蔽者有矣矧隘與蔽尤非耳目所宜必求視聽之公且遠上不負天子之重寄下不負生平之所學則凡省心莅政之地皆以示廣大高明之準耳是役也又豈徒崇體辨等備制而已哉唐公名臣以進士被殊選夙擅楨幹之譽駸駸柄用俾海內蒙萬間之庥必矣奚今日棟隆之吉之足云

重修運司記

明 楊孟瑛

環浙東西爲一大轉運署署於杭統其屬三十有五歲爲課凡四十四萬有奇置官重其事署之制有堂有門有庫有廡糊於國初迄今百四十年棟橈梁壞檐桷蠹腐概無完宇先後官於是者憂說畏譏安習因循日益敝廢風雨震凌往往避舍遷坐甚則帑藏庠缺盜乘而入胥吏僦門外市法作姦不可致詰等威削而慢易生梗厲滋而防檢壞其有待於改作久矣宏治辛酉運使宋君明同知鄭君洪副使羅君欽德相與圖之未就也

越四年壺關楊公奇擢自夔守徐君紹先亦自戶部副
郎同知司事因與羅君議成宿圖具白巡按御史張公
公知舊貫不可仍也聽取資公帑無或自嫌凡施行悉
如議於是以前乙丑二月肇事爲堂若干楹聽事惟芋
爲庫若干楹貨財惟密爲兩廡若干楹檢攝從事惟謹
前爲重門若干楹出入有嚴左爲譙樓晨昏有節塗繪
粉藻文稱其質繚以周垣水循除而流以丁卯八月訖
工木石斧斤丹雘飲食之費爲資三千六百緡輪奐弗
侈樸固弗陋瞻者改觀過者起敬居者攸寧數十年廢

墜一日具興非數也人也茲役也啟謀於宋始事於楊
卒其功者今使甯君舉暨徐君羅君也甯君歷都監大
參以直道左遷而來器宏才茂時望甚蔚徐君奉法詳
而慎羅君厲操勁而潔恭和衷協克成厥功夫倣之極
故不能無費成之難故不可無記嗣是而往凡處處於
是事事於是出入登降於是其尚省今日之勞乎省則
修而弗墜弗墜則不煩改作則夫記事之刻非謂施勞
圖將以示守也

改建嘉興鹽倉批驗所記

明錢福

國朝酌管子鹽筴之制令商人入粟於邊給之引都轉
運鹽使司驗無僞俵之場場使課鑪戶與之鹽官於要
津驗其鹽與引符且權其鈞石而權之然後得貨於其
所得貨處故運鹽使司有鹽倉批驗所之設始也止以
防矯僞貯餘鹽迨其後也私販者衆商肆爲姦每一權
所得不貲聞之朝廷歲倚邊儲以爲重故然而官吏商
貨胥徒之得關通出入上下其手與夫權要之挾勢以
阻而因以侵漁焉者皆此地也是故知鹽法者首務此
嘉興鹽倉批驗所浙西之鹽由權焉舊在府治東春波

門外一里許嘉興縣白苧鄉也宏治十年春監察御史
滁州姚公維祺奉命來莅鹽事圖修葺財用已計而郡
邑弗克承暨十一年秋司判陝西李公良佐分司於嘉
興廉慎有爲來主權事以舊所河隘不能通巨舟鹽載
不可直達東來者權畢復返以取道私販弗權者通邏
候人弗可禁且舟連民居鹽搬運上下不可稽爰營迤
東四五里許虹涇橋之南河闊可聚百艘浙西之鹽必
由焉是爲稱質之運使大名宋公惟遠公曰驅弊辦法
吾志也乃協請於監察御史卽墨藍公文繡公曰吾奉

命來專鹽政利吾不忍增而弊可不革乎議與吾合又曰天下皆王之士王之財也今郡邑改遷惟便利是擇無隘厥見以怠若事郡守壺關楊公秀夫曰吾地也敢不竭力邑令道州何君道亨曰吾職也敢不恭命以從前議得民間田六畝五分闊一十八丈深三十一丈與之估而易之圖呈於藍公得建造方略旣又得萊陽于公世和來守益力董其役於是所之門以間計三廳如其數而前連以軒爲耳房者二爲廂房者六爲後堂者三而耳房如前之數爲榷亭者三而耳房亦如之左右

列鹽倉共十間公廨共三十六間爲綽楔者一其爲工
凡若干其用銀六百二十八兩有奇皆出於藍公所命
府庫之餘而勸借於鹽商者居多十二年九月卒工越
二年監察御史涿郡鄧公禮方病鹽法不通而權權不
專於運司也選於衆得運貳祥符鄭公克容來盡削宿
弊所入餘銀四萬簿籍明析豪右縮頸皆曰前此未有
也因題其廳曰執法蓋取諸太微執法之義以表藍公
也君子曰無愧其後堂曰浩然其言曰人惟所見者小
一爲利誘則下玩而勢奪吾官不卑而地非汚也吾於

是乎養之入其門者畏焉鑿井於東南隙地清澈甘美
士大夫目之曰廉泉表其操也聞其名者詠焉雜植松
竹於公庭以資吟眺曰吾豈算縉俗吏哉於是請託賄
賂不杜而自還矣且不敢忘勑立之美意而欲垂後人
之永規走書屬予記余聞天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
異是役也姚公勑之藍公振之宋使暨李判謀之楊于
二守及何令佐之上下彼此前後之協心力其成何難
哉然非鄭公之清白有爲則地雖善而弊自若人不訾
爲虛費矣乎嗚呼地猶法也得人而後舉今之論天下

財用者法不必改而得人爲上論天下官守者弊不難
革而律已爲先後之繼今者皆若是則是地爲永規利
源非弊藪不若是則清白也而我穢之剛大也而吾屈
之人將仍畏其地而卑其官按弊異議者且踵其後矣
可不畏哉鄭公爲司徒郎時已抱大志負重望與予論
天下事卓卓有見故受知於藍公特深非藍公有知人
之明則亦不能表而出之有悠遠之量則亦不能信而
行之人固各有所遇地亦有所遇哉是爲記

重建嘉興批驗所碑記

明張以誠

在鹽制場竈煎鹽邊商報引內商質其引以支鹽而運銷之顧夫引或詐冒鹽或闕出此批驗所之由設也故事每歲季月商各舁鹽集臺使者委官驗引引符輒放無畱行其後乃有秤掣之法踰額卽第其輕重而罪之然猶須鹽運後徵納餘鹽至於刻期畢登始許發運而商遂困矣所在嘉興東郭故有督掣廳堂久且敗居官者視若逆旅莫適爲葺而商當積困之後又誰肯捐已資以急公家之役者然而掣之日上下若杞人然兢兢惟崩壓是懼稍雨卽坐塗濠中褻越甚矣歲丁未商綱

朱國裕王誠黃棟柱等請於臺使者方公重繕之則公
首出贖鍰五十金爲有衆經始于是工必中程材必中
度其廣袤必中地宜其建置必中方位其埏埴必中準
繩其塗塈必中物采首門宇次階墀中堂皇左右燕寢
森森井井繚以周垣瑕者易而堅朽者易而良湫隘者
易而爽塏陂陀者易而廉隅蓋自戊申之丙辰迄於壬
戌七浹月而事舉計費千餘緡衆商欣然任之無以爲
厲已也者此何以得於商哉夫鹽筴之興昉於管子觀
其待商至一乘者有食二乘者有芻菽三乘者有伍養

抑何厚也當是時天下之商歸齊若流水齊以富彊我國初每引止輸粟二斗五升較子母利頗倍猶有管子遺意焉迨世廟末南海氏爲政議折粟價納銀三錢五分則利輕而鹽多壅滯之始也頃中使出監稅事將囊括諸商而逞志焉會涇川葉公永盛按浙以死力爭中使權稍奪然稅額歲增三萬有奇自此引額視昔益重矣公念商困旣久如將按額而取盈非苛其譏察不可商無所規利而力竭勢必鳥飛獸竄故其所爲先後撫恤百端而最要者如開四運禁小票務與諸商公其利

權毋墮文網雖再疏請罷增稅未報可而商困幸以少
甦宜乎商之德公而不敢愛其資以繕茲所也公名大
鎮己丑進士安慶桐城人時鹽運分司徐君元暘暨嘉
興郡守宋君師程郡丞熊君秉衡別駕陳君陽和孫君
光前韓君嘉善司理沈君維昆嘉興令顏君欲章秀水
令史君樹德皆純白在事其襄厥成並書之立石於堂
之東

運學附郡賢宮碑記

明 喻思恂

余不佞奉簡書撫浙與二三執事日夕忝蒞期無負茲

土也顧念兩浙士風淫侈習俗佻儇萑苻赭衣跳梁鼓浪是心志未克蒸變啟迪可弗究歟語有之直木無曲形欹範無端器此理之恆也甲戌春上丁余廟謁見湖山秀麗盡供几筵松柏嵯峨半吞榱桷獨殿庭階祀歲久成頽月落空梁烏啼荒檻何以奠尼山之靈俾諸士駿奔對越乎適子衿段世坤請鼎新之遂割月俸爲資用以明彝倫興禮樂匡正子弟以挽人風且爲諸執政倡也齏司楊運長翩翩楚才領天官選人之職劈姦釐弊胸臆自箴念諸商業籍武林其子弟已得司衡者額

取之獨是思樂泮水載色載笑於予有同心焉因比武
學例申請運庠附合郡黌宮內率商協助二百餘金更
先有所捐爲勸聲教之傳於斯籍甚矣先是鹺使者葉
公築西湖講院日有課月有程拔俊觀風稱甚盛舉邇
爲媚璫人竊去茲運長力還舊觀斯文丕變樂育更新
君子作人之化其賴以興乎當年劉拾遺請榷鹽必擇
廉吏方今運長信然運長楊氏諱湛然楚之鄖縣人也
緣紀石端使後之彥士知所昉而還以爲冠進賢者勸
噫嘻半學者偉矣可以環橋門而觀聽矣余尚有厚望

於多士焉昔陽明山人之言曰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如徒曰半學者偉矣可以環橋門而觀聽矣不猶扣盆拊瓶之知乎多士勉旃無負余與運長之意以共成余無負茲土之意

松江批驗所碑記

明
顧錫疇

聞之善治者因天善因天者因地善因地者因人參相得焉而後無鬱壅底滯之患千古生財之道不外此故

昔桓寬有言平準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賦非開利孔爲民罪梯也況今天下寇患剝膚司農仰屋海王之國民力亦旣竭矣而實邊儲充帑餉猶必區區於鹽筴是求能不審時達變取便商者一究圖之歟嘗覽離制華上青崑常嘉太七州縣界蘇松兩郡之東北列下則濱大海爲販梟出沒之藪其賈於是鄉者無所謂陽翟大俠鄆郢巨資也逐末權子計里道以競錙銖課時日而盈豆區耳先是立嘉所掣驗之法未免枉道多艱曠時叢弊因仍不改至於內臣莅浙之日而爲厲愈滋卒

令姦頑嘯聚於瀕海商旅愁喟於道途而引額寢缺國
課寢訕所由來矣前院馮公巡歷蘇松悉心掣法每持
籌而嘆曰商之不便餉之不便也爲政之蠹此其一使
不變而通之是鏐載以求去劒其如國計何緣是審察
地勢酌採輿情疏題請旨以華上青崑常嘉太之鹽概
掣驗於松江府治之西壅疏滯導商莫不歌而頌之居
無何奉有憲行建署而直以土木爲魚肉者視若奇貨
馴成築舍法之不卒固實待其人而後行也新院李公
瞻矚百里惠澤四民剔蠹釐姦革害興利欽遵永圖便

計之旨頒檄運司鳩工畢事諸凡瓦椽斷腹之費不經
官帑未逾月而落成焉今而後掣有定地驗有定法夾
帶者熄影射者遏問商資無困而不蘇者矣問國餉無
匱而不積者矣問盜鬻私鹽之徒有橫行而不能緝者
誰氏之子也智人經始賢哲成之於以因地與人而規
厥便也煮海之利不亦善乎是役也始以建所掣驗具
題者爲鹽直指馮公諱垣登江西之新昌人今之奉旨
歸掣行檄勅所者爲鹽直指李公諱珽四川之井研人
兩浙都轉運使梁公諱招孟湖廣之興國人其願奉法

捐資急公趨事者則諸商之汪逢章等皆其人也例得附書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題名碑記

明許穀

天下都轉運鹽使司凡六其在兩浙洪武初卽前代舊址建署設官凡五員曰使曰同知曰副使曰判官判官二員東南多財賦故其員特備乃國初至今莅任者紛不可紀然迄無名碑名漫漶莫考嘉靖乙巳余謫副是司於是槐亭周公石橋陶公先後振刷鹽政一新公暇相與道故鑒往謂司無名碑善惡同腐非勸也乃旁羅

舊牒得名字若干將立碑廳左屬予爲記余維國家以財賦爲急邊儲爲重鹽筴固其要者以故設都轉運司俾專正鹽筴不別治他賦其重如此都轉運使秩三品其同知副判階級各有差使主之同知副判分司其事司各有篆得便宜關督不相掣肘乃其操贏奇籍虧羨紆縮以時斂散不爽則非使不行考之先初其禮貌與布政按察等尋以歲解查核文劄相通乃漸分上下然究非郡縣專屬比顧今好名之士污濁財賦乃或指爲冗局視其官若贅員則謬矣余謂階靡清濁顧職業舉

廢何如耳誠使本以憂勤操以廉白行以寬裕察以精
嚴斯則聞譽彌光人靡疵間雖謂之清曹可也若職業
未舉苟且待遷卽躡華躋要豈不外榮而內愧乎今二
公所紀名氏星列雖行蹟未詳而往轍孔著覩斯碑者
將必指之曰某某公廉克慎流慶實多某某總貨不飭
至今爲厲今之視昔後之視今鑒戒明備豈不惕然悚
也然則斯舉也有斧鉞之義焉不直具典文而已二公
曰善旣而槐亭入覲遄往石橋躬督匠氏勒諸貞石畢
初志也

上海劉侯定議包補碑記

明 陸明揚

海邑東枕溟渤海壖之人煮海爲業列團者九爲場者
三所輸納竈價各量度水土分別輕重有差國家恤竈
勞苦每丁特復其田徭銀其竈價悉掌之鹺司而田徭
優免則從郡邑審編各不相侵從來久遠迨後海水寢
淡鹽利淩薄墩蕩多爲波臣所齧往往鳥獸散去於是
竈不必有丁丁不必有田其應免姓名強半入於富人
之籍富人與姦胥爲構假竈丁若干名積之數年遂詭
冒官錢喜事者陰持齟齬之至株引成獄沒微利於前

易大患於後竈丁既多流徙離司之總催或畢世不識
其人課無從辦則議離司末減課額而有司盡征徭銀
補之名曰包補丁亥戊子間監司嘗可其議行期年指
爲徵解失時尋復停罷困憊滋甚我豫章劉先生來令
茲土其於利病興除如建閘疏渠革總清役皆若矢赴
於的爲世永賴更僕未易數矣至包補一議先生閱其
後先文移憮然曰徭賦鹽賦等賦耳優免得恤竈名包
補得恤竈實何事首鼠爲昔之報罷大率富室陰撓之
胥吏中格之而鹽場攢役又借成法之名畱賦額爲漁

獵地耳如虞徵解非時何不峻設非時之禁乃至懲羹
并吹齋乎且變起於窮害去其甚天下事何法無利何
利無弊要在神而明之使實惠霑暨民間豈泥一成之
條失惠民意乎遂臚列上監司除首場課輕者聽一二
場課俱重不問其催竈之陳乞與否悉準是法推廣遍
逮包補之議乃定蓋先生以真實心持炳烺鑑故然犀
解竹苟利民竈斷而敢行今諸國中國不廢額催不破
產恩波無壅格之虞流凶有復業之漸皆先生賜也夫
世之平政惠民者不過轉移其間甲有益也乙或有損

獨先生斯舉傾姦人之窟穴蘇赤子之脂膏百催千竈
獲沾潤於錙銖而貪人猾胥無開罪於詭冒通變神化
足民裕邊如天之福豈有量哉會先生以治行高等膺
召諸總催將圖貞珉以無忘先生之德并冀後來者無
隳先生之政故徵言於揚揚爲先生門下士受翦拂最
深且海濱人知海濱事遂忘其陋而作之記先生名一
爌號著泉江西南昌人

鹽運河碑記

明陸杰

平湖析於海鹽東去海塘僅五十里塘以外斥鹵內則

爲蕩荒茅無際業惟煮海在漢已然宋置榷場於廣陳
我朝移置於蘆瀝故有鹽運河十二里瀕河之蕩漸治
爲田河日以淤田者恆絀鹺商至僦牛輓舟艱甚予未
第時商農屢乞疏導卒莫肯任者嘉靖戊申冬巡鹺御
史汝南董公行部嘉禾會有商言河淤狀公喟然曰苟
有利於商農奚不爲也亟命郡倅陳君守義縣令李君
橋相度修復期以責成於是程工計費秉心力贊集丁
入一千三百五十人官爲給餉郭丞亨出舍其間而日
省之東自蘆瀝西屆廣陳計里分工以次具舉廣三丈

有奇深六尺有奇東西所訖加闢爲灣周可五十丈便
旋舟也河壩積土亦盡遠徙防傾圯也肇仲春畢孟夏
夫以工計者二萬九千三百五十費出御史贖金守倅
令咸以粟繼秋毫不擾於民厥惟善矣趙守立石俞塘
橋左屬余記其畧凡天下之利義所當興者惟果確則
無難稍稍遲疑以遺後人卒無成矣是役也以百年湮
淤之河而通於一日非御史公仁憫斯人斷斷果確何
以致是然淤而通通而淤理勢之恆也惟於通也而能
慮及其淤商農之利斯其悠久也已

無基貧竈沙場碑記

明 田惟祐

謹按天下產鹽之地不一而足惟浙與淮爲尤甚故自吳王煮海之後海鹽之利甲於天下我國初建立轉運司於杭而仁和場則附郭者也東接海口西連城市故不屬之分司而直謂之本司仁和場焉其所轄有五倉曰中倉東倉茶槽倉則附場者也曰錢塘倉則竈者錢塘之民也曰伍圍倉則地者蕭山之屬也要之地皆濱海無不煎煮以入貢者場有官吏屬有催役徵收有法賦斂有時或折錢以輸京師或以鹽而給商賈蓋法之

良者也成化初海水沸騰潮勢衝擊斥鹵之地遂成巨浸而錢塘爲尤甚加以歲歉賦煩民不聊生於是逋逃流散而不可維繫矣司國計者往往以逋課責之催役罔不破家當道疏其事於朝上命都憲彭公董其事招撫流散弗責其舊逋懷來新附仍蠲其新賦親詣揚所命老於世故如張珪者使之齋文尋訪未幾海沙復漲如昔於是雖稍稍四出而舊業已爲豪強所得矣珪白之彭公公曰宋臣有上流民圖者我朝湖河等處有撫治流民官我獨不能效宋臣而上體朝廷之意乎命珪

區畫之相厥攸居得仁和中倉之外海中懸沙處之名
曰無基沙場永爲世業約束強梗禁毋爭奪迄今七十
餘年矣中間雖屢經豪橫告爭賴諸巡鹽公轉運公遵
舊案而止場有惡少年復訟於巡鹽江陵李公命轉運
黃公訪之鄉老珪之子世廉者悉其原末上之未幾李
公陟南昌劉公至公曰有是哉命運司立石於場以示
諸強梁者嗚呼無基之業自此定矣夫天下之惡一也
天下之善亦一也刑以懲惡賞以勸善豈惟我國家亦
歷代忠厚之志也今朝廷之所以存恤貧民者何如而

豪強之驅逐貧竈如是哉黃公能仰副憲臣之意而下懷逋播之民可謂忠於朝廷者矣是宜鐫石以垂不朽

鹽倉基地碑記

明 汪 偉

鳴鶴場鹽倉基地係洪武年間信國公練兵海上見地鍾王氣特置鹽倉三所以壓其勝後鹽改爲折課而倉址遂廢中下二倉已有召佃者天啟四年令李逢中見廢地榛莽正值建學缺費具文詳允召居民洪七等十股均佃計地八畝三分共納銀三百三十兩以爲修學之用經今八載洪七等以爲地旣屬己卽編籬種菜亦

可爲之乃沈恩等思歷代嚴禁之地干竈屬目之場旣可築籬卽可蓋造漸何可長余躬往勘驗始知此地界寧紹兩府而屬慈定餘三縣不惟人不得而佔之亦官不得而招佃之者前令并諸士大夫止知以佃廢地修學宮之爲美豈料後有此爭耶細查地止八畝三分而佃者十家家不盈畝勢必不能相讓亦必不能蓋造今欲取還倉地則洪七等已納之價安歸欲取還其價則修學時已費之物奚措止有改去高籬以釋衆疑仍請憲禁立碑止許栽種不許蓋房造墳等項況佃之一字

原非實業既立碑禁永爲遵守則訟端絕矣

嵯司正學書院田碑記

明 陶望齡

今上履太平之業注意理財狎邪子襲裴延齡故智建言浙鹽隱匿且巨萬貯積地生木亭亭至於霄而下之所有可知也按括之可充工役費上下其議賈人子聞之無不駭然失色是且近爲性命憂遠爲子孫憂計惟有死與亾耳安能以虛名受實禍也會董浙鹺政者侍御葉公節義才諳素著朝右蒿目時事惻然動心召諸賈立之庭曰無恐吾將爲若直之於是偕建言人上矢

天下履地旁引兩臺使海濱極目安得貯積也者其人
語塞於是力請諸朝罷之諸賈竟從薄斂充貢額以謝
言者云賈人子聞之則又無不灑然變色喜更生矣當
是時葉公能使賈人子不死不亾功德在萬萬世旣去
民爲生置祠樽俎於西湖之上與蘇白諸君子後先相
望示媲美而公讓弗居屬後來者豫章尤公易兩祠名
兩書院曰崇文曰正學左公實與公競爽利弊興除激
揚鋤植蓋事事備暇集諸賈人子弟之俊髦者定程期
具餼廩羣集書院中聯之師儒操觚講藝無間寒暑而

事屬戲司諸使君皆奉行德意惟謹顧崇文歲有額費
無煩於官獨正學靳靳耳會賈有仗義者王繼志奮然
起謂有君若此念吾輩子弟而詎不自念其子弟也請
將以私田充正學費左公報可賈人子聞之則又無不
欣然動色行且出入書院中瞻儀像者不忘恩習遺教
者不忘業是稱兩便第恐歲久而豪胥侵漁之姦賈乾
沒之虛以蒙實其若之何計惟索余言託貞珉以垂不
朽余曰兩君之感化蓋如是哉夫賈人操贏奇逐什一
行盡如驚何知仁義已向於利者爲有德耳安所激而

舍素有之業奉所不知誰氏之子以自愉快乎蓋葉公
正色立朝紆患於其身而左公以深仁養士畱待於其
子孫凡有齒有日而不瞿然者是子忘恩於父母必無
之理也況兩公之意更遠且大非區區嫗育間乎效忠
懇罄款直兩公視以爲細務而惟以人事君稱上臣節
故平居立之教朝夕鼓之趨庶幾得一二瀄材偉抱之
士上足爲朝廷用下足爲百姓益是兩公之願也向使
葉公以正學爲避名之區左公復以正學爲已陳之迹
泛然若蘧舍則士亦何所藉於兩公而異日亦何所望

於士哉惟兩公愛之深慮之至既覆怙之復燕貽之是以人人感化情發於中藉令其身可效將棄之咎使君而此何計焉詩云令德不忘將見士得師而知慕學有勸而益勤公門桃李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余蹉跎不能效輿人之誦姑述其大概如此

御史李伯固題准事例碑記

明金璐

汝南李公伯固以監察御史來按兩浙問鹽政政罔弗用公濟以平惠用咨於有位上副欽命下盡厥隱隨時變易俾罔速敝於時轉運使楊君表志在興革實相之

凡有故政未協弗宜於今者以次枚舉商竈稱德各以爲便顧茲引額分派已久時異勢殊無所於改浙西之患引多鹽少艱於掣銷浙東之患引少鹽多利於私販前此亦欲通融未敢輒議補偏救敝誠有不容自己者匪聞於上無以昭示令典乃疏其事事下悉如公請公又命刻諸石樹之計司道左昭示永利以防後毀夫御史法官也法貴執亦貴通執而不通弗可以行法化裁通變所以盡利利弗盡弗可以爲法而法斯弊矣傳曰有治人無治法匪無治法也法隨乎時時變而法亦變

變者時也而變之者人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
化之使民宜之其斯以爲治哉李公與余同舉進士第
博學宏文識時明變振揚風紀論議切直究厥所至豈
獨鹽政爲然一時具載深可著述是用書之碑杪以永
厥傳此亦楊君請言之意同是舉者同知錢君瀾副使
李君信判官林君同也

兩浙運司白野朱公生祠碑記

明馬三才

運司白野朱公衡陽人自幼倣儻瑰瑋以古賢豪自期
嶢嶢然儔伍中人自以爲不可及公亦視他闕茸委瑣

若將浼焉以故筮仕行人卽當世廟心擢御史正色敢
言朝端正肅出按淮揚廣右懲貪剔蠹風裁凜然坐以
言忤執政出守泉州恤痾瘵祛淫崇振文教治以卓異
聞不報移兩浙運長蓋忤者銜之故耳旣去泉民肖像
俎豆而縉紳先生則歌詠誦德其繫人之思若此夫浙
海阻斥鹵千里鹺利甲天下公至則本之以忠誠持之
以正直理所舉措沿革毅然行之靡所顧卻而廉潔之
操樞羨絲毫不染豪右干紀者法無所擾歲例掣引鹽
四十萬有奇頻年苦不充額公獨浮其額之半商稱便

而國課多裨焉公自處淡泊位中大夫貴顯矣猶若寒
素宦轍所至惟一力隨雖蔬藪之微不取給牙鋪宴會
交際悉取償俸值暇則進文學士較藝業質疑義諄諄
不倦雋髦多所成就甲戌當入覲諸商以公資望將擢
去遮道攀曳如赤子去慈母然頃主上明鑒萬里爲公
治異等賜宴大廷及白金文綺而諸商益知公之不復
來也爰擇署東隙地祠公以志不忘告其僚甌寧楊公
裴豐潤楊君雨僉曰俞哉由是鳩工飭材三閱月而落
成詣余屬爲記余聞太史公傳循吏曰奉職循理可以

爲治噫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卽公所以敷歷中外質任
樸茂開誠布公不設鉤距不席權寵不賈聲譽而下情
感之頌之去則思之隨地而祠之是豈可以僞爲哉此
其人謂之奉職循理非耶故不聞茂異之擢公輔之儲
以御史僅得郡以郡守僅得運長蓋他善宦所計避者
公殆安之矣推是心也論是非不論利害論可否不論
淹達昔人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公蓋其人哉昔
黃霸守潁川以治績聞漢宣帝賜爵賜金卒由京兆入
相迄今誦之方今日月當天豪傑嚮用公首膺褒賜殊

典不日當召入以隆師保之託以庇社稷之重以贊成
正大光明之治其功業豈在神雀甘露間可同年而語
哉謹書以俟公諱炳如嘉靖乙未進士

兩浙運司新安許公生祠碑記

明陳善

許公長浙鹺政旣三載考績當遷爲丁外艱去浙諸商
含荼走百里外相送不忍舍去五月僉謂公與前政衡
陽朱公並怙恃我甚厚朱公業已生祀之而公獨無祠
非所以昭遺惠繫遐思也乃購地西湖爲祠祀公而請
余言刻石辭曰公筦利權纖芥不自蠆歲入餘鹽十四

萬有奇給邊商庫直九萬公坐經略堂以原封如數收
放諸商相顧欣然動色今以是思公也余曰公爲令若
權稅時余嘗與語此當官首事公亟然余言雅著耿操
余故識之矣言不溢哉又曰公性儉約衣食似寒素往
公費取給牙僧非刈之商不能公以羨餘卽浮費省之
而商大便利今以是思公也余曰公自敘關考嘗謂冗
費之革減乃清心省事之端也余故識之矣言不溢哉
又曰故事關引泥故額壟斷歸利而邊內兩商均病公
按歲關刷無敢跂蹠引當毀沒則比例納價更於別場

銷掣法行自公課益饒而惠永溥矣倉鈔底籍曩恐越
限皆爲居停主竊質其籍抵調無已公議商自投領弗
荏苒歲時蓋侵冒緣以息矣今行小鹽改析以補額法
未始不良也行之既久浙西苦引多逗撓浙東苦引不
足公議浙以西爲減折色納價浙以東均他場之壅阻
者而劑掣之又因餘鹽稍稍加重不免偏累也乃量一
鹺掣而兩浙藉以疏通而商皆愉快所入餘鹽迫期不
前者坐以侵拖靡能控訴公寬其程督輸者感激爭用
益前孚洽不旣深乎往駟僧乾沒商資發覺罪止末減

以故無畏公引令以侵官帑抵罪人情讐服寢不敢肆
豪舉私販旣爲嚴禁所止邇卒比周或睨商舟輒指爲
私鹽公收繫論法商出入始稱便其他興利薈弊之政
類是公又微獨爲一時計也凡諸與商所宜始者復刻
爲成書命曰行鹽事宜布之諸屬以垂久遠商且永永
利矣今以是思公也余曰公惠商如此蓋出於潔修恭
儉之外余將有以識公不朽哉夫幹山海以佐縣官之
急所從來久矣自漢元朔以後鹽鐵助賦之法壞於分
遣諸使而商始大困未足以稱也今兩浙之鹺近筦江

浙畿輔十八郡民食遠筦上谷雲中甘固寧延諸戍餉
此皆國家所急倚於商者也商胡可無厯念乎彼巧爲
朘削不惜脂膏元朔諸使無論矣藉令超出利場薄時
計事則又漫不爲理澤終不下究也惠商之謂何乃許
公之於商若里父之於赤子保愛周悉罔置餘力諸興
殍計可百年近而民食遠而戍餉胥有攸賴他若恤竈
之政如蠲逋負均沙蕩賑凶荒深仁厚澤纏纏在衆口
者蓋又商所未能悉也記所謂法施於民則祀之者庶
幾乎其於祠也豈不宜哉故謹次其說勒之祠下公名

天贈乙丑進士新都黟縣人

御史葉公生祠德政碑記

明 陶望齡

萬歷丙申乾清兩宮災明年三殿災天子御極久威望
四暨拯弱鋤叛兵旅數駕饗師飲至日不暇給公帑告
絀而土木之役適興上惻然憂勞農畝念所以足用經
賦之道而羣聚輦下者窺見德意於是礦稅之議起使
者四出巨猾小夫乘而爲姦上言者日衆而言愈新怪
公爲調護於是有言浙福間並海多鹽抵滯弗鬻者往
往成邱山長林木官鬻之歲可得金二十萬而浙固鹽

少商貧牢益不繼官販者守支費日卽陰澍潮潮竈煙
稀絕聞令下皆驚怖竄匿居無何姦人乘傳磨至者無
慮數十人虎冠狼食日夕謀所以沮亂成法魚肉大賈
復建議請私鹽廢引聞者益皇恐時監察御史葉公實
奉命董鹺茲土忠誠仁勇瘠頽而壯心遠思而沉略不
勝忠上奉國守職愛民之意具疏言浙課額九萬而羨
反三倍揆諸事理乃所必無又稅私鹽出廢引是使官
商裹足遠去而新引停卧虧損邊餉爲禍匪細且夫邱
山林木望而可見乞勅在事內外諸臣同詣考驗虛妄

在臣甘伏斧鉞既得報姦人始縮懾懼失實獲厚譴則
愈欲贏額自益公堅持力諍與上下語至三日厥額自
十五萬至三萬而始定括海墾漲地租節省費備以充
之疏聞有詔切責倡議者罷還之於是四方官吏父老
咨嘆踴躍咸曰天子聖明果憂勞吾民也夫天生物者
也芘之以雲以生之也而滂曖淫裔以翳天明者雲爾
故又散之以風而亦或激射衝簸揚堞發石無益於散
而重爲翳此風雲之失職而豈天哉居者行者搶攘而
不寧數年於此矣市井猥冗肥已罔利使者猶不得聞

而況於朝廷然當事者誠不足以上逮才不足以制姦
動而得辜使士林短氣閭閻感憤無乃不善爲散而重
爲翳者與小者災於身大者無以顯所事之明德風雲
爭其所而使上天蒙黜黜之疑予甚痛之茲役也公疏
請會勘則得會勘言罷原奏官則罷原奏官如微響叩
音而必答洪流輸海而必茹豈非所謂誠與才者遠逾
於人而然哉浙之商若民僉曰微公疇生予四方士君
子聞者又曰微葉公疇與振吾氣而予謂斯俱細者爾
惟天子明聖重農恤商之意由公而發明之若曉然褰

雲間霧開示高朗是純臣之極思而社稷之奇樹也當事起時公集諸倡和者庭語之曰吾固多病又親老方求免官免官與死職吾分也然吾以二事質爾等命設犯禁及噬良人者必殺爾以是諸姦人毛豎膽落稍稍避戢方議廢引也引故貯轉運司議時公覺有目動者遽取自隨訶之果有謀篡取者矣其機敏膽決如此公既報命去商民吳士忠等醵金爲祠俎豆公西湖上徵予文鏤諸牲石昔夫子爲春秋有隱有彰是舉也從諫之美格上之誠兩得之矣足以示來茲垂永久故直陳

其詞靡有諱焉公諱永盛字子木直隸涇縣人萬歷己丑進士

報功祠碑記

明 陳與相

國家權利於海王瀕海之氓卒歲火耕而汗耨以佐縣官需吾浙都轉運轄場三十四諸場擅其利西路擅其害何也場丁多寡差殊課亦輕重布之獨西路之丁額以五千三百七十有三夥甚矣他場之待以舉火者或以山或以蕩西路則僅藉一亭土亭人七尺爾歲辦課六錢是則土寸而金分且又數鬼徙土能操沉浮而金

不能撓畫一是以繁丁供重金也丁繁而人不勝丁則金虛虛則不得不補甚至闔戶而責之則人人丁也不足則責及黃口雛不足則責及腹孕是又以虛丁供重金丁愈不勝金而丁貧貧則逋逋則累催者償償又不勝逋而催亦貧貧則不能終償亦逋以故西路丁輒鳥獸散不知幾何氏矣予少偕予長公隅陽先生讀書龍陽社中友人星泉董丈時時誦述其尊人之憫西路曰家大人之憂竈也甚於身嘗愀然語不肖曰昔人不朽立功居其一吾以爲士當窮時功不必在天下家及之

鄉之人及之一也亦不必吾身以人成之以吾心成之一也吾日夜患竈苦耳龍陽社多賢者不朽之業於焉在矣星泉尊人卽贈公豫齋先生也久之課益趣丁催益播徙竈日益彫敝長公暨予以次通籍星泉兩弟及其舅氏星石許公後先公車萬歷癸未御史孫公疏請褒獎補虧西路父老聚族圖所以紓患者長公自諫垣移疾歸西路老稚相率請曰吾儕昔病輸鹽易鹽而金非龍川孫公之賜不及此今且復病輸金也幸上有寬政公寧忍失千載一時耶長公曰微父老言吾固將圖

之星泉力爲愆恩而董馬諸孝廉並介長公言上臺長公因口繪寵艱狀關上下心乃得受羨金一千三百四十三兩有奇丁減課二錢五分去歲徵幾半矣令甲竈丁免田二十五畝而丁不皆受田於是發徵於場以佐催者然而免之弊頗微之弊漏也長公罷典屬國歸偕父老議以田之額準丁徵之入準民卽以縣貯輸所司則弊爲盡洗而星石許公適以御史還里中星泉復力愆恩星石因具請御史王公俞其議歲得免田之金八百五兩有奇丁又減課一錢五分存場之徵三之一而

竈以大蘇許公謂星泉曰是而先子之心哉久之竈苦
雜役惺復朱公力除之朱亦龍陽社友也稅璫出請加
諸場稅且及西路御史葉公曰此贏者西路也吾不佐
諸君力爲德有卒耶竟得免惟是亭沙決徙無恆貧丁
之亭故者海若奪之新則豪右奪之其與存幾何御史
方公均潰漲定徵派而租之與亭稍息西路視諸場自
是無畸害焉初哀羨之時省東朱采以望八之年不愛
其死爲父老先其族子思張能竭歷負荷可稱濟美沈
君達之不辭費其季懷庭不辭勞二難哉學諭荆南陸

君文學海隅沈君皆與豫齋同心憫竈者沈之子延春
伐石以俟紀功陸之子珠彙刻恤政傳於世此其人咸
於西路有功以豫齋先生之心得諸君子而成也謀不
朽諸君子問祠於予予曰祠之爲言思也永報也非其
功莫稱矣父老咸涕泣進曰吾儕小人惡乎知君子第
憶曩時廬四壁立而吾不知有家也今且抱籌箠守牢
筴以釜甌爨曩貧不能私齒髮而吾不知有身也今且
宿舂糧及於茲老矣思之不能一日去懷也予曰祠哉
少者則又咸涕泣進曰昔之迫於徵也吾聞出襁褓金

今何以鮮衣巨冠矣而猶得貯囊中錢甚且出腹中金也今何以白首而不聞追呼昔丁之畏催也猛於虎而任催者之自畏險於穿也今且安焉利焉而不知誰之賜也予曰祠哉利可以占政安可以占俗思可以占心久而流光者也昔朱采曾勸祠爲尸祝計未竟而圯今思張卽其地拮据蠲辰飭堂展筵庀器致主爲位禮奠焉御史四運長二分司三府倅一縣令一鄉先生七咸南向董贈公偕諸父老咸東西廡瞻之翼翼而巖巖栗栗而夔夔庶其報庶其永而祠成星泉請予爲之言予

不能爲諸君子功而能言諸君子功後之功諸君子而
因以功予言之能功夫諸君子者或亦不朽矣

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卷二十九終